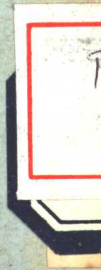


周伯度
本草思辨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周伯度本草思辨錄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陸士諤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各及省 世界書局



發行所

自敘

醫可易言乎哉。在聖門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顧所謂小道者。特視大學之道。位天地。育萬物。爲小焉耳。神聖作之於前。賢哲述之於後。李唐而降。斯道寢微。非實有至精至神。方可與斯之一境。胡爲史冊所載。代不數人。若倉公。扁鵲。華佗。化一流。則更無代興而特起。江氏良庭有云。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脈也。而孔子教大游藝。如禮記疏所稱。夫子脈訣。卒未聞傳之其人。豈真以方伎而賤之。蓋其慎也。憶余幼時。曾以春溫誤服麻黃。致舉室怔營。迨減豐丙辰。以副車入貲。爲比部主事。留滯京邸。又以寒痢爲醫。投涼劑而誤。更醫復然。危狀迭見。賴友人檢方書。鑒前弊而拯之。得以無虞。余於是始有志於醫。恆詣廠肆購書。寘之几案。朝夕披覽。雖至困甚。亦冀鬼神來告。不悟徹不已。久之爲人療病。時或倖中。謬竊虛譽。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閭鄙皖舒。皆地當孔道。差務絡繹。又不用門丁一人。事無鉅細。靡不親裁。計束醫書高閣者。凡十八年。泊壬午調任盱眙。自分無治劇才。甫捧檄。卽勾疾而歸。戢影蓬門。無以遣日。則復取羣籍。孳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於醫。猶門外漢耳。今其或者可與入門矣。夫學問之道。不外致知力行兩端。醫何獨不然。致知之書。如素問靈樞本草經。尙矣而

傷寒論金匱要略。則又南陽先師本致知以爲力行之書。靈素本經。悉括其中。學者能即是而寢饋篤好之。積以歲月。真可引伸觸長。施用無窮。然而談何易也。人知辨證之難。甚於辨藥。孰知方之不效。由於不識證者半。由於不識藥者亦半。證識矣。而藥不當。非特不效。抑且貽害。竊怪古來注仲聖書者。無慮數十百家。獨於方解鮮精。稿澄澈。其故在本草之學。自來多不深求。識本草如是。遂視方義亦當如是。於古人因證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讀仲聖書而不先辨本草。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夫辨本草者。醫學之始基。實致知之止境。聖人列明辨於學問思之後。其功自非易致。譾劣如余。何足語此。然而遐軌勉躡。樂豈辭疲。秉燭之明。歲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氣感證要義之刻。嗣於藥用有心得者。卽徵諸方。方義有見及者。并印以藥。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箸稽之。得藥百二十八味。聊依綱目編次。釐爲四卷。大抵援據仲聖兩書。而間附以他說他藥。隨手劄記。殊無體例。余老矣。值時局之艱虞。念儒冠之多誤。是惟弓冶。可得蟬嫣。爰命孫兒智濬。錄付劄劒。以垂來許。并問世焉。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異。斯醫工之故習。而非余之所敢蹈爾。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巖自敘於微尙室。時年七十有三。

目錄

卷首

緒說……………一

卷一

石膏……………一九

赤石脂……………二四

消石……………二五

芒消……………二五

甘草……………二八

黃芪……………三二

人參……………三七

沙參……………四三

桔梗……………四四

知母……………四六

卷二

白朮……………四七

黃連……………五三

黃芩……………五六

柴胡……………五六

白鮮皮……………五九

龍膽……………五九

芍藥……………五九

牡丹……………六二

木香……………六四

補骨脂……………六四

薑黃……………六五

鬱金……………六五

查治平記購于南京
九五年十一月

荆芥……………六五

薄荷……………六六

青蒿……………六七

夏枯草……………六七

漏蘆……………六八

麻黃……………六八

麥門冬……………七五

瞿麥……………七五

葶藶……………七六

車前子……………七七

蒞蓄……………七七

大黃……………七八

附子……………八一

水萍	九六
菖蒲	九六
澤瀉	九四
防己	九三
葶藶	九二
何首烏	九一
葛根	九〇
栝樓實	八九
栝樓根	八九
五味子	八七
菟絲子	八七
薤花	八六
半夏	八五
烏頭	八一
天雄	八一

卷三

蔥白	一一一
韭子	一一一
韭	一一一
飴糖	一〇九
淡豆豉	一〇六
藟豆葉	一〇五
藟豆	一〇五
綠豆	一〇五
薏苡仁	一〇〇
粳米	一〇〇
大麻仁	九九
胡麻	九九
骨碎補	九八
石斛	九七

雞頭實	一四一
藕	一四一
吳茱萸	一三八
蜀椒	一三七
枇杷葉	一三六
木瓜	一三五
大棗	一二九
桃仁	一二七
烏梅	一二五
杏仁	一一九
桑耳	一一九
苦瓠	一一八
乾薑	一一五
生薑	一一三
薤白	一一二

卷四

柏實	……	一四二
桂枝	……	一四二
沈香	……	一六五
烏藥	……	一六五
黃檗	……	一六五
厚朴	……	一六六
杜仲	……	一六七
棟實	……	一六八
阜茨	……	一六九
阜茨子	……	一六九
訶黎勒	……	一六九
桑根白皮	……	一七〇
楮實	……	一七〇
枳實	……	一七一

枳殼	……	一七三
梔子	……	一七三
酸棗仁	……	一七四
山茱萸	……	一七五
女貞實	……	一七六
衛矛	……	一七六
五加皮	……	一七六
枸杞	……	一七七
蔓荊實	……	一七八
茯苓	……	一七九
猪苓	……	一八三
竹茹	……	一八四
蜂蜜	……	一八五
白殭蠶	……	一八六
水蛭	……	一八六

鱉甲	……	一九一
烏賊魚骨	……	一九〇
鯪鯉甲	……	一九〇
龍齒	……	一九〇
龍骨	……	一八九
鱉鱉	……	一八九
牡蠣	……	一九二
文蛤	……	一九三
雞矢白	……	一九四
雞子白	……	一九四
雞子黃	……	一九四
豬膽汁	……	一九五
豬膚	……	一九七
羊肉	……	一九七

阿膠……………一九八
犀角……………一九九

兩頭尖……………二〇四
亂髮……………二〇四

人尿……………二〇五

本草思辨錄

山陰周巖伯度甫著

緒說

本草思辨錄甫授梓。適有客以彼都近事醫會相告。竊不自揆。爲發其藪。而余夙嘗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縱言及之。名之曰緒說。列爲卷首。欲學者知審擇端趨向也。

醫雖藝術。而深詣甚難。西醫挾形質之說。蔑視我中醫。而中醫之厭苦其難者。得彼說則大喜。相與揚西而抑中。不思古聖垂示氣化。實由洞明形質。而西醫解刮形質。何從窺見氣化。故西醫之在中國。能療內證。大證爲遐邇傳頌者。不少概見。乃求醫者並不競慕乎西。而業醫者反欲自棄其學。今且狂瀾特起。有訾黃帝內經。神農本草。南陽先師傷寒論。金匱要略。爲謬爲荒誕。爲羌無故實者矣。此等妄談。豈足撼數千載而上。懸

諸日月不刊之聖經。而獨惜夫相將入火坑者之甘爲衆盲也。

素問九卷。有王太僕補足者一卷。靈樞一經。或疑卽王氏竊取素問爲之。近人何西池嘗靜坐數息。每刻約得二百四十息。以靈樞日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不經。此類固閒有僞託。靈不如素。難經又不如靈。素要在人分別觀之。而其中淵理不可思議。體之人而實萬無不驗者。已數千載奉之爲圭臬。豈癖嗜耶。抑別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獨

智。蓋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遂。而徒以風會所趨。創為喪心病狂之舉。誠世道之隱憂。可為太息者矣。

傷寒論金匱要略。直可上擬聖經。不當與諸醫書同論。醫書汗牛充棟。大抵下駟十之七。中駟十之二。上駟十之一。上中駟之書。無不由研求內經與仲聖書而出。今賤中醫貴西醫。而治病則仍以中醫。上中駟之書。已為彼所唾棄。其將於下駟書求進步乎。必不能矣。

醫家故習。每好議前人之失。而已亦不能無失。然皆其人勇於衛道。矯枉過直。或隱與之義。所見不同者有之。未有毫無學問。醫亦走方者流。因得見藏府。遂謂道即在是。敢以無理之詬爭。上海古帝昔聖。如箸醫林改錯之任清任者。可謂謬妄之至矣。試歷舉王清任以無理之詬爭。上海古帝昔聖。如箸醫林改錯之任清任者。可謂謬妄之至矣。試歷舉訂中經而論之。第一篇藏府記敘。開口即以宋元人藏府圖論。與內經混駁一番。藏府圖論原字術有不足取。乃其與內經並舉。概稱古人。其胸中無黑白可知。謂古人錯誤者不一而足。而深造。不言其所以錯誤。忽指稱靈樞曰。手少陰三焦主乎上。足太陽三焦主乎下。而靈樞實無其文。尤可笑者。謂黃帝慮生民疾苦。平素以靈樞之言。下問岐伯鬼臾區。故名素問。尤可忿者。謂二公如知之的確。可對君言。知之不確。須待參考。何得妄對。遺禍後世。莊子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歟。第二篇會厭。左氣門。右氣門。衛總

管榮總管氣府血府記。按此篇記其所見。不爲不詳。謂出氣入氣吐痰飲津涎。與肺毫無干涉。古人誤以欬嗽等證爲肺病。肺管兩旁。有左右氣門兩管。下至肺管前半截處。歸併一根入心。從心左後下行至肺左。過肺入脊。復下行至衛總管。衛總管有對背心兩管。有對腰兩管。有腰下兩管。腰上對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飲在管中。由管中之氣上攻行過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氣門。按衛總管之下。氣管之多如是。痰飲究從何管上至兩氣門。何者從左出。何者從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謂衛總管俗名腰管。腰上長兩管。一管通氣府。氣府是抱小腸存元氣之物。元氣卽火。元氣足則食易化。虛則難化。然則元氣在小腸外。能化小腸內之食。氣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氣管內之痰飲。有是理耶。經言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惟肺管清虛。故能運管外之痰飲。否則肺管已爲痰飲塞滿。何問痰飲。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爲無用之死藏也。第三篇津門津管遮食總提攏管出水道記。按第一篇飲食由小腸化糞一段。宜併入此篇。與第四篇腦髓說。余俱有論列下。第五篇氣血合脈說。人之有脈。與脈之可以驗病。斷不出內難經所言。清任謂人身氣管出氣。血管藏血。脈從氣出。無與血事。手腕肉厚者脈短。薄者脈長。大小者虛實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氣與血若不相貫。則人爲獸物。脈非指下難明。則人皆知醫。又謂古人論脈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說者。非謂古人無容足之地。恐後人對

證無談脈之言。此輩掩其短而適自暴其短。書中證治數十條。所以無一字言脈也。第六篇心無血說。西醫謂心內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竅。爲生血迴血之用。正與內經說合。而清任以心爲氣出入之路。其中無血。又云猪心刺破。則腔子內血流入於心。不刺破之心。內並無血。是以盆盎之盛水比心。心非府。焉能盛血。清任於圖內肝下亦注絕不能藏血五字。古書豈得默看。經不又云脾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駭之矣。卷末附辨。仿效經錯之源。論血化爲汗之誤一篇。仲聖麻黃桂枝兩湯。清任改其文爲麻黃湯治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乾嘔無汗。桂枝湯治證如前而有汗。謂傷寒初得。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未有兩胳膊兩手不疼痛發熱惡寒者。用麻黃湯。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獨不愈兩胳膊兩手者。豈不是方雖效而經絡實錯之明證。改仲聖文而又坐仲聖以過。何便宜乃爾。按項強爲陽明病。四肢煩疼爲太陰病。斷非初得時所兼有。時疫則有之。方不的對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醫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要知仲聖爲天下後世立法。不能爲庸醫詭遇也。謂有汗是傷風。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傷風豈定是有汗。桂枝湯不能治傷風。近世醫者多有此論。而不知其故由本領不濟乎。清任以桂枝湯不效。因頭疼身痛發熱有汗非傷風證。此與桂枝湯別一條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似乎無異。而非無異也。仲聖不言脈者。以太陽病汗出惡風者。

脈自浮也。爲問果太陽病乎。脈浮惡風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而又加身痛。則桂枝湯宜加減也。何爲而不加減乎。己不細審而遽責效於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湯而尙不知爲何證。曰非傷寒證也。乃吳又可所論之瘟疫也。又教其姪曰。欲明傷寒。須看吳又可論。是清任固嘗讀又可書者。又可因其時疫氣流行。時師多以傷寒法誤人。故箸瘟疫論一書。清任時亦疫氣流行。胡爲以桂枝湯治疫氣。夫疫氣與疫氣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應而用仲聖法。用仲聖又不應而復用又可法乎。若然。則無往不誤矣。謂日痛鼻乾不得眠。是邪熱上攻頭腦之證。仲聖以葛根湯治之。又是方效經錯之明證。按傷寒論葛根湯證。何嘗如是。內經有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日痛鼻乾不得眠之文。活人書二問亦有之。並不言宜葛根湯。葛根湯治此證。則是陶節庵全生集。於葛根湯加白芷升麻。云卽葛根解肌湯。其證尙有發熱頭痛微惡寒無汗脈微洪等字。清任既不知陽明病之脈證爲何。而又張冠李戴。妄詆仲聖。昏蒙殆無其比。謂人生氣血兩管。氣管通皮膚有空竅故發汗。血管通皮膚無空竅故不發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卽是血。然汗爲心液。亦血中之熱氣所蒸而成。故奪汗者無血。奪血者無汗。試無不驗。夫血既蒸爲汗。則已由靜之動。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無汗而血自出。則血應靜而不靜。不爲陽之守也。其義皆

在內經。清任何足以知是。

醫學新道

泰西一切藝術。竭其智能。孜孜不已。無廢於半途。其醫於內證。雖未見擅場。苟參以中國經訓。探本窮源。亦必有登峰造極之詣。如中國盧扁其人者。吾中國醫流。有恆者鮮。每讀一書。旨趣未得。輒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遺亡。不可復見。至內科之有器。更未之前聞。而不知古固有之。其在宋重醫學之日也。四庫全書提要。載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府藏無一不具。其外腧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案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仲南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今宋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按此則西洋蠟人形。不過具有體質。而茲並腧穴用鍼之法。悉寓其中。智巧亦何遜西人。今雖不可見矣。然吾中國近年傑士奮興。創制奇器者。亦頗有之。苟其挽醫學之頹波。復銅人之巧制。施之證治。用彰明效。醫林之幸。正不獨醫林之幸也。唐氏容川所著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一書。持中西之平。闡造物之祕。洵爲有功醫學。余復何贅。茲讀中西書若有所得。有可以翼唐氏書者。敢抒其一得焉。陰者藏精而起亟。故腎之精華。必聚於上。上爲末而下爲本。西人謂腦主知覺。心不主知覺。是但見其上

心也腦

消化
排泄

之精華而不見其下之蘊蓄也。是不知陰爲陽守，陽爲陰使也。陰陽動靜之理，吾中醫亦豈能測識。所幸者有神聖之遺經耳。醫至今日，可謂逸矣。西醫自中國周烈王時，卽有解剖之學。至今析極毫釐，何如其勞，而不知猶是迹象也。內科理法云：凡人愈留心，則知覺之事愈明。又云：凡能留心者，視物較清。後亦易記。不曰留腦而曰留心，可見主權自屬於心。又全體通考云：腦筋由心叢而來，其叢乃脊髓百結兩根之所爲。腦筋旣根於心叢，自屬心主知覺。腦髓聽命於心，此可譬之電綫，心發電，脊過電，而腦其至所也。蓋腎生精化髓而輸於腦，心以陽而爲腎之使，理固如是。必泥迹象以求，則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者，西醫必更斥其誕矣。飲食入胃，分清濁兩路而出，非經中閒泌別不可。唐氏引西說，飲水入胃，卽散走膜膈，以明水之不入小腸。然小腸豈是專受穀食者。全體通考論胃與小腸篇，皆中有糜粥字，是胃與小腸，明係水穀雜居。外受相火之蒸化，說較勝矣。而於水穀之納入輸出與泌別若何，則一字不題，殆未能了了也。此當以我中國聖經爲斷。曰：五穀入胃，其糟粕精液宗氣，分爲三隧。又曰：中焦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謂受氣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按泌別在中焦，當卽西醫之謂連網。王清任之謂津門者是。水不盡散，膜膈者，爲其分三隧也。夫水穀經胃與小腸蒸化而後，所餘皆棄物，其揚帆直下可乎。而清濁有異也。又烏得不泌別。此又聖

經明告之矣。曰。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焉。楊上善注云。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而不內。自來醫家從不言有兩泌別者。聖經實嘗言之。理亦誠然。然則泌別在下焦何處乎。西醫謂腎主生溺。其圖將腎豎割之。內有方錐漏斗腎盞等名。下有溺管。腎之外廓亦無進溺之口。溺固爲腎生矣。然余不能無疑焉。凡人飲水多者溺多。少者溺少。明係溺由飲來。一也。所飲之水。若全不化溺。必將有腫脹泄瀉等病。二也。溺待腎生。勢必不給。三也。腎生之而旋瀉之。竟無所用。四也。西醫因何致誤。殊不可曉。唐氏謂左右兩腎系有竅最深。貫脊骨。通三焦。復有兩管下接膀胱。若然。則水從中焦下焦而下者。皆歷腎系抵膀胱。腎系實爲泌別之處。經言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是合三焦與肺之力以施其伎巧。故知此處泌別最有關係。內科理法云。肺與皮膚出氣多則溺少。出氣少則溺多。此卽內經氣化斯出之理。膀胱惟無上口。所以溺出必待氣化。乃西醫言有上口。而王清任曾諦視者。又言無上口。其殆有上口亦在包膜中。非氣化不出者歟。

全身主
自西醫腦髓司知覺之說。行於中國。而中國人不察。信之者衆。試更論之。腎精生髓。由脊入腦。猶草木果實之結於頂上。余考西醫每云腦筋從某來者。多是上來至下。以本爲末。以末爲本。其弊實由於是。然卽其說還叩之。亦有可正其非者。腎有髓質。西醫言

之不一。他處無有。腎上核則言腦筋極多。非髓由腎生而何。中國謂心系貫脊屬腎。而西醫亦謂心叢乃脊髓百結兩根之所爲。非心與腦相通而何。西醫言腦有透明之密質。心房之裏膜。亦言薄滑透明。非腦之明根於心之明而何。此皆見於全體通考者。抑內科理法不云乎。背脊髓不通於腦髓。卽不知覺。是又隱以腦髓爲不司知覺矣。大凡西人之性。最長於化學。其習醫亦無非化學。詰以陰陽五行之理。人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營衛谿谷之游行出入。則茫然無知。卽告亦不信。中外天資之限人若是。所不可解耳。

不專講全體通考德貞氏自序。以中醫爲守舊。爲妄作。實乃坐井觀天之見。善守舊者。其舊皆不可變之天道。惟篤守而精研之。新義斯出。今日之中醫。非守舊乃棄舊耳。棄舊故妄以醫學作。非德貞氏之所謂妄作。吾慨夫以西人之智而惟斤斤守解剖之學也。解剖至此。形於何遁。然但見其所可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氣之帥血。猶君之帥臣。夫之帥婦。此理豈有獨到於何遁。乃德貞氏不信。而轉疑帥氣之無物。蓋剖胸則止見胸。剖腹則止見腹。局守尙有可議。形質之弊。必至於此。自序又極詆中醫脾動磨胃之說。脾磨曰動。此中醫之謬談。不出於古經。脾傷不磨則有之。脾若不能磨食。則消化之具。何以脾列其內。非彼之所自爲者乎。德貞氏憫中國之無良醫。而欲中國立剖驗之館。用心良厚。不知中國古昔未嘗